



村上春树 男人们都失去了什么

《挪威的森林》《且听风吟》《海边的卡夫卡》……是文艺青年唇齿间翻来覆去的佳肴，不知疲倦。那句“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广为流传，被频繁引用。最典型的，是每逢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造势，村上大叔都会身不由己地被拉来“陪选”，供大众品头论足。

■文 | 唐骋华 ■图 | 受访者提供

村上春树是颇具话题性的作家，哪怕他刻意控制曝光率，仍挡不住全世界媒体和粉丝对他的念叨。涉及写作，他也逃不掉各种评价。近些年村上多写随笔、游记，出了几本书。于是有人怀疑他才思枯竭，过了小说创作的巅峰期。2009年推出长篇小说《1084》，却毁誉参半，甚至恰好佐证其“江郎才尽”。2011年，芥川奖评委、日本作家岛田雅彦曾说过，村上作品充满了“美国文化的调调”，已显落伍，“日本的年轻人不读村上春树。”

2014年4月，《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这是他时隔九年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当即引起瞩目，在日本卖出50万册。一年后中文版问世。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思南公馆举行新书首发式暨读书分享会，请来译者林少华、陆求实和作家走走担任嘉宾，畅谈那些“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活动当日媒体、读者蜂拥而至，现场人头攒动。看来，村上春树的人气依然爆棚。

人与人的交往，尤其男女之间的交往，怎么说呢，其实是整体性问题。暧昧、任性、痛切。

飞蛾在窗边拼命拍打窗户

这场名为“孤独者之歌”的读书会结束后，一名男士特地找到了走走。他三十多岁，人生坦途，现在美资药业工作，月入万元，有幸福的小家庭。但他告诉走走，村上春树打开了另一扇窗：“天啊，我第一次意识到，今天的我已经能够看到五十岁的自己了！”

走走将这称作“很小的刺痛感”。意思是，村上为读者制造了凝视自我的机会，让人们得以审视：原来我活得是如此庸庸碌碌啊。

那么这一次，村上春树究竟讲了些什么，以至于能刺痛普通人呢？按照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的说法，《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直译，而细究起来，将“没有”理解成“失去”或许更合适。“没有”，可能意味着一开始就没有。但书中的男人们是有过女人的，只是已经失去，或快要失去了。”因此，书中收录的7篇小说，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失去。

谁失去谁？顾名思义，男人失去女人——《驾驶我的车》和《木野》失去的是妻子，《昨天》失去的是女友，《独立器官》失去的是情人。同名短篇最有趣，讲“我”得知14岁暗恋的女同学离世，遂觉得那时的“我”也随之失去，成为“世界上第二孤独的男人”。

从书中主人公看，他们原本有着安逸的生活，心理模式、行为模式均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这类人遍及社会，用走走的话说，其实就是你我——大学跟同学在一起，踏入社会跟同事在一起，身边永远不缺朋友，人生一眼望得到头。生活像温水煮青蛙，再平庸，我们也能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村上却将你刺痛了一下。”走走说，“通过小说主人公的遭遇，他提醒你有什么东西失去了。妻子、情人、你爱的人，原来不是手边拿来就有的。”由此，我们的内心烙上了哀痛。在走走看来，那位男士被村上触动，就是因为体会到了一种“飞蛾在窗边拼命拍打窗户”的痛惜感。这也是那么多人喜爱村上的重要原因。

少年长大后的丧失感

村上春树的上一部短篇小说集《东京奇谭集》出版于2005年，此后出了几部长篇，但一直没有发表短篇小说。时隔九年，他忽然将目光对准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为什么？

在本书日文版前言中，他透露，写这些短篇有“私人性契机”。动笔后很快写完。至于这契机具体何指，没说，一如他笔下那些沉默的主人公。2014年11月，村上春树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访，表示新作的主题是“孤绝”。按林少华的转述，小说中的女人只是个符号，“与其说是男人失去了女人，莫如说是对自己必不可少的东西的失去，怀有种孤绝感。”

外界认为，这和村上春树近年来的心境有关。

1949年初村上生于日本京都，三十岁那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此作与之后的《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构成了“青春三部曲”。1987年，村上凭《挪威的森林》赢得全球性声誉。至2012年，其销量已达1500万册，并培养出几代“村上迷”。

村上春树广受喜爱，是因为他理解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困惑、哀伤。日本80后女作家、《一个人的好天气》作者青山七惠就说，村上的作品最适合“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

不过人总要长大——哦不，变老的——村上春树毕竟已是年逾六十的老人了。加之日本是老龄化社会，其心境变化难免会流露出笔尖。魔都著名文艺青年btr注意到，《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的主人公平均年龄达41.2岁。“终于，少年长大啦。”他半开玩笑地说。长大了的少年，细细体察着“以男女关系切入的人际交往/亲密关系的失败及其带来的丧失感”。

换言之，《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村上春树目前为止“最大叔”的作品。到底是不是呢？

Sentence 金句



哪怕再是理应相互理解的对象、哪怕再是爱的对象，而要完全全窥看别人的心，那也是做不到的。那样追求下去，只能落得自己痛苦……如果真要窥看他人，那么只能深深地、直直地逼视自己。

年轻的时候经历这样一些寂寞孤单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吧？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这就和树木要想茁壮成长必须抗过严冬是一样的。如果气候老是那么温暖，一成不变的话，连年轮都不会有吧。

为了编织谎言，所有的女性都天生地装置着类似特别的独立器官的东西。怎样的谎言，在哪里，用什么方式编织，因人而异稍具不同。

所谓孤独，就是永不滴落的波尔多葡萄酒酒渍。如果孤独是这样从法国运来的，伤痛则是从中东带来的。对于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来说，世界是广阔而痛切的混合，一如月亮的背面。

对话 Dialogue

Q=生活周刊 A=林少华(翻译家，村上春树“御用翻译”)

村上在品味“绝对孤独”

Q:村上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主题是“孤绝”，怎么理解？

A:孤绝，就是孤独到绝顶。村上的作品一以贯之地弥漫着孤独——个人对于周围环境、对于社会、对于体制那种违和感、游离感、错位感。随着年龄的增加、感受和认识的加深，孤独渐渐变成了一种近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悲凉感、绝望感，那就是孤绝。

Q:这意味着村上对“孤独”的理解随着年龄在变化？

A:是的。年轻时候的孤独是“相对孤独”，它可以事后修补、挽回，也可以抚摸、把玩。这本书描写的却是超过一定年龄以后的“绝对孤独”。它拒绝把玩、拒绝抚摸、拒绝升华。

Q:那村上是怎样面对和处理这种“绝对孤独”的？

A:放弃。村上以往的作品也讲孤独、也讲消失，但主人公总要寻找。说起来，可能更侧重于寻找，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的主人公，是任凭对方消失，而不再设法寻找。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孤独地品尝苦果的“失去女人的男人们”。

Q:那么，在这些“没有女人”的小说里，“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A:我觉得女人在这本书里是个符号、是个象征、是个隐喻。换句话说，你缺少什么，女人就是什么，可以是车子、房子、票子，也可以是工作、升迁、自由、体面、尊严。

Q:从语言和文体上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有什么创新？

A:翻译过程中，我是被村上的文体所深深折服了的。他的文体极具质感，内省、内敛而又不失温情，虚玄、空灵而又不失底蕴。打个比方，我就像一个老木匠，拿起久违的斧头、凿子，对准散发原木芳香的木板，有一种切切实实的快感。

Q:作为村上的“御用翻译”，您对村上作品在中文世界的传播不可替代。但也有人批评，你翻译的并非百分百的村上，我们看到的村上文体，带有林少华的烙印。

A:当村上穿上中文这套戏服，演完、谢幕、下台，脱下中文的戏服，和原来的村上必然有错位。我翻译的村上，说白了，我是这么看待他的，所以我这么告诉你。我翻译的始终是“林家铺子”的村上春树。这次找了6个人翻译这本书，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有6个村上春树？肯定有微妙的区别，甚至比较明显的区别。

众议 Argue

孤独的中年村上，成熟细腻，深不可测。

——蒋方舟(作家)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村上一贯的调子，就像那种东京快照，干净、青灰色。一些姿态、动作、行为的定格，看起来有什么离奇事件已发生和正在发生——或者预告将要发生。

——小白(作家)

村上大叔这本短篇小说集写给那些失去女人或即将失去女人的男人们，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状态和他们的生态。就像李宗盛在《给自己的歌》所唱：“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振作一下吧，亲。

——绿茶(书评人)

对于都市里自私自恋的男男女女，村上式的孤独有致幻剂般的疗效。

——张定浩(青年评论家)

Q=生活周刊 A=走走(作家，《收获》杂志编辑)

不说出来的才有价值

Q:在读书会现场你说村上是“女性主义者”，但没展开，现在能谈谈理由吗？

A:村上笔下的女性都比男性勇敢，更能面对真相。从《挪威森林》到《且听风吟》都是这样。女性总是更敢于面对，说我要走了就走了。反而是男性很脆弱，连自己都不敢面对。

Q:在和林少华对谈时，他似乎不太理解你的这个思路。

A:林少华先生所认为的日本女性是《源氏物语》里的，被玩弄、被欺凌、孤独一生。他有这个印象在，这是时代的错位吧。真的进入日本文化，不管是通俗小说，还是纯文学，都会发现不是这样的。现代日本的男女关系非常平等，尊重个人隐私，即使是在夫妻之间。

Q:那你怎么看待书中那些“没有女人的男人”，他们心事重重却欲言又止，到最后你也搞不清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A:这是日本的文化吧。你去看日剧，日剧是商业化产物，但体现了日本的精神：如果我把心中的情感直接告诉你，是廉价的、没有意义的。只有藏在心中不说出来的才有价值。从川端康成到东山魁夷，都如此。村上也是在这个脉络里的。

Q:听上去有点像上海人，是不是因为你是上海作家，所以特别能理解？

A:上海人保持的是人的距离、物的距离，但不是情感的距离。这叫“分寸”。上海人喜欢你，还是会表现出来。日本人不一样。有一首歌，大意是：天明前我来到你窗外，露水把我的白袜子打湿了，你在睡觉，不知道我来过，这才有价值，说出来了就没有意义。

Q:从作品本身看，《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和村上以前的作品有何不同？

A:没什么不同，保持了一贯的水准。不能说它有亮点，比如挑战了什么，但确实各个方面都比较圆熟。

Q:村上的风格和欧美流行的轻小说似乎很像，结构、情节简单，情绪也是淡淡的。

A:“轻”是世界化现象，但日本的“轻”跟欧洲不一样。欧洲是整个打通的，再怎么轻，作家总是情不自禁地关照到很多人和背景。日本的轻是我身处自然当中，我看到的是怎样，我的小世界就怎样。日本小说可以罔顾所有的背景，只要这个小宇宙围着我转就可以了。

Ole'精品超市入驻新世界大丸百货 力发旅游零售市场

2015年3月28日，Ole'精品超市在上海第五家门店在顶级Shopping Mall新世界大丸百货盛大开幕。作为华润万家旗下优秀的精品超市品牌，Ole'带着全新的生活理念“Make the Life Different”，精心搜罗世界各地及上海本土特色商品，不仅满足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极致追求，也为来沪游客提供了高端旅游消费的好去处。

个性化商品服务 扩张旅游零售版图
新店不仅承袭了Ole'一贯的精品购物特色，在区域化定位上也有所突破。据悉，Ole'新店落户在南京东路商圈唯一的高端精品百货——新世界大丸百货内，这是继2010年上海首家Ole'落户港汇恒隆商场后的第五家门店，此次新店的开业标志其在上海商圈布局策略中又迈出重要一步。
Ole'在店铺风格上沿用欧式轻奢风情和明亮的色调，并对商品品类进行合理划分，从新鲜的食材到优质的生活用品等均一应俱全，整个店面呈现出时尚精致的格调。

据了解，Ole'未来还将比邻开设一家O' VAMOS意式西餐厅，提供新鲜丰富的西式简餐和甜点、饮品，游客逛累了可以来歇歇脚，体验精品旅游饮食购物文化。

淘金新三板 优财富精品超市“五星连珠”

新三板持续火热，市场参与热情高涨。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公募基金专户、阳光私募、PE/VC机构、信托公司等纷纷进军，产品发行不断提速。

今年以来，新成立的新三板产品已超过60只，却依旧供不应求，“超募”、“秒杀”频现。近日，国内首个财富管理O2O生态系统、中天嘉华集团旗下优财富平台倾力打造“新三板精品超市”，推出五款不同投资顾问的新新三板产品。

五款产品各具优势、特色鲜明，理财师可充分选择。

宜信财富私享会系列—“路易威登系列二”展览

“路易威登系列二——过去、现在和未来”展览于3月27日在北京国贸商城西楼揭幕，4月1日，国内知名的综合财富管理机构宜信财富受邀莅临展览及贵宾酒会，特别拜访了北京路易威登之家。现场，宜信财富的贵宾们盛装出席，参观展览——包括独白廊、工艺坊、海报廊等，在时尚顾问的陪同下欣赏时装秀。路易威登的巴黎工匠更亲临现场展示